

書名 人中畫四卷 乾隆四十五年泉州尚志堂刊本  
撰者 清風月主人 輯  
卷 卷二  
內容分類 集-小說-短篇小說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0  
編號 D8625000

[彩色首頁1](#)  
[彩色首頁2](#)  
[彩色首頁3](#)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250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4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人中畫四卷](#) 乾隆四十五年泉州尚志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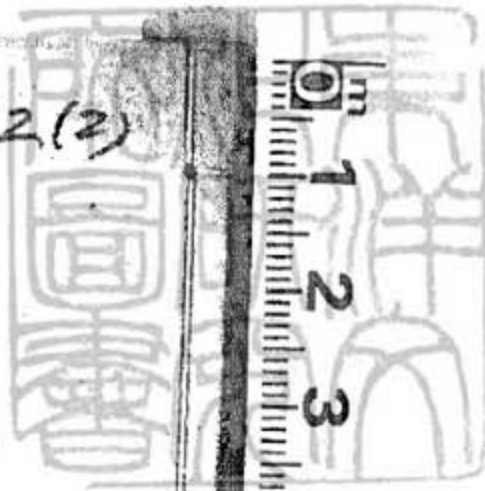
風月主人書

人中畫四

泉州尚志堂梓

人中画  
教事落

K 2962(2)



双紅堂  
小説  
40(2)

不許複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

尚書懷認螟蛉

詞

美玉千磨真金百煉英雄往往遭貧賤凌雲豪氣不能伸

潑天大志無由見。拭淚花憎舒眉柳厭逢人難得春風

曰 面哀哀城上白頭烏飛飛巷口烏衣燕 右調踏莎行

話說貴州貴陽府有一個公子姓柳名春蔭年方一十六歲父親是當國大臣忽一日為奸臣所誣有旨金家抄斬家業籍沒入官報到貴州貴州撫按火速差兵圍宅擒斬這一日柳春蔭正在城外館中讀書有人報知此信他嚇得魂胆俱無不敢少停忙將錦囊一件着青衣罩在身上急急往萬山逃命又不認得路徑只檢



荒僻小路奔走走到天晚正無安身之處忽撞見一個祖上用的  
鬻老人家叫做劉恩一向在外陡然見了着驚道大相公為何這  
等模樣獨自到此柳春蔭認得是自家入便大哭起來劉恩再三  
細問方知是朝廷抄斬緣故因說道既是這等哭不得了為今之  
計須受逃得性命方好遂領春蔭到家中宿了一夜因商量道此  
處耳目多住不得須逃出境外方有生機遂收拾些盤纏次日領  
着柳春蔭躲躲藏藏直走了兩個多月方到湖廣地面主僕二人  
見無人知覺方纔放心喜得柳春蔭穿戴的巾帽衣服皆有金珠  
嵌綴在上除下來兌換與人尚足充盤纏之用在湖廣住了數日  
柳春蔭因與劉恩商量道柳氏一脉想還未該絕滅我幸虧你扶  
持出了虎穴必須擇一個好地方發憤讀書指望異日成名與父  
母報仇方不負男兒志氣劉恩道大相公青年穎悟心堅志牢何  
患不成但要另擇一讀書之處未為不是柳春蔭道我聞得浙中  
稱人文淵藪又兼西湖名勝秀甲天下若得讀書其中必有妙處  
但路遠恐未易到劉恩道任他遠料不在天上主意定了遂搭了  
一隻船竟往浙中而來又走了月餘方到杭州就在西湖上租了  
一個幽僻寓處住下終日讀書甚是快活只可恨資斧不繼漸漸  
有衣食之憂未免發悶亂心曲一夜月明如水春蔭閉門苦讀讀  
到得意忘情之時不覺高吟朗誦忽想到柴米欠缺隻身天涯無  
個至親好友又不禁咨嗟發嘆忽想到父母遭刑宗祀莫繼又不

禁放報大哭哭而又讀讀而又想想讀無休早驚動一位高賢你道這位高賢是誰却是紹興府會稽縣的商尚書這商尚書是紹興有名望的人因起官進京打從湖上過為愛湖上風景就流連了半月這夜見月明如畫兩堤上山色湖光十分可愛因住船斷橋帶了兩箇家人沿着長堤一帶步月賞玩忽步到柳春蔭門前聽見裡面書報朗朗便立住脚細聽聽他讀了一回又放報痛哭哭了又讀讀了又哭商尚書聽了半晌心下驚訝道我聽此人如此哭如此讀其人決非尋常胸中定有大冤大苦之事因分付家人道你可輕輕敲開門問是何人讀書我要見他一面家人領命忙推門敲響劉恩聽見連忙來開看見是兩個齊整家人因問道你們有甚事家人道我們是紹興商尚書老爺偶步月到此聽見你們相公讀書有興欲請出來會一會劉恩聽了忙進去與春蔭說知春蔭暗想此時步月必是高人便見一見也無妨因走出來看見一個長髯老者立于月明之下老者見春蔭青年俊秀因舉手道兄年正青怎肯這等用工柳春蔭躬身道晚忝卧子資實愚魯不能默會潛通以致咕嗶有殺驚動高賢殊覺可愧商尚書道讀書是青年之常但兄讀得一似悲切一似激烈一似苦而帶憂有懷莫吐者故我學生疑而動問不知兄何處人姓甚名誰有可冤苦不妨一一告我或可為兄稍寬萬一柳春蔭見商尚書語語道着他的心事不覺掉下淚道老先生在上別人冤苦可以若人

惟晚生的冤苦只好暗暗自受上不可以告君下不可以告友知我此惟者其惟天地乎商尚書見柳春蔭話中有話因携他乎道此處不便講話可到小舟一談柳春蔭分付劉恩行門就隨商尚書到船上来見許多家人並立船中錦屏玉案銀燭輝煌擺設得甚是富麗柳春蔭敝衣頽冠與商尚書酬酢其中絕無羞澁之態商尚書看的眼裏又見他眉清目秀知是個貴介落難之人心甚憐愛因分付取酒與他對飲柳春蔭也不推辭舉杯飲了數杯商尚書道我學生姓商待罪鄉貳雖不敢以賢豪自命然亦非不堪與語之人兄有何隱衷何不并姓名家世為我言之柳春蔭道若姓名家世可言則晚生之冤苦不為冤苦夫在他人見問則可假名托姓權辭以對而老先生殷殷垂愛汲汲見憐真不啻天地父母而晚生再以世俗之偽言以進是自外于天地父母也吾何敢焉惟望老先生察晚生冤苦之心而恕其不告之罪則晚生不告之告猶告也商尚書聽了嘆道聞兄之言使我心惻家世姓名既不肯言且請問尊公尊堂無恙否故園松菊猶存否柳春蔭見問不覺双淚交流放聲痛哭道蒼天蒼天兩先人若不遭變故鄉若得可歸則晚生何冤何苦今晚生無父無母繫如喪家之狗有冤有仇紫紫為無告之人老先生縱有崑崙萬物之功亦不能令我哀哀孤子再覆庇於椿庭萱室之下矣說罷涕流滿面殺凍氣咽商尚書看了再三勸解道古來英雄多道坎柯須堅忍以勝之

兄今青年前程正遠就有冤仇當留後報須寬心徐俟不必如此  
痛苦一恐傷生二恐短氣三恐為奸人所空規又開是非之門柳春  
陰聽了因拭淚謝道老先生金石藥言敢不銘佩商尚書道兄既  
兩親遭變又無家可歸今隻身於此將欲何為柳春陰低頭無語  
因見案頭筆硯遂展開箋紙題詩一首送與商尚書商尚書接了  
一看只見上寫着

苦心如咽石。啞口似茹荼。不敢通名姓。但願乞為奴。

商尚書看了兩遍因說道兄雖遭難然寫作俱佳異日功名不在  
老天下兄不可因眼前落魄便自待輕哥春陰道晚生天涯一

身無親無友就使異日功名可得試問眼前衣令却從何來晚生  
安得不自輕乎商尚書聞言沉吟半晌道我學生上到有一處不

兄肯從否柳春陰道老先生有何處法萬望見教商尚書道你既  
無父母我學生年已六十餘你莫若結義我學生為父則是無父  
母而有父母矣無姓名而有姓名矣無家鄉而有家鄉矣此雖非  
真然亦舍經行權之道不識兄肯為之否柳春陰聽了忙立起身  
道老先生若肯卯翼晚生便是再生之真父母矣何以為假但有  
一言須先稟明商尚書道何言柳春陰道倘不肖異日成名皇家  
有赦罪之恩則報仇削恨終當復姓以慰先人於泉下乞老先生  
鑒不肖苦衷毋深罪不肖為負心也商尚書道我已有四子非憂  
乏嗣今此之舉為兄起見耳異日歸宗情理允合有何不可柳春

蔭道既如此請大人尊坐容不肖子拜於膝下商尚書遂立在上  
面受春蔭拜了八拜拜畢商尚書問道你今年幾何柳春蔭道兒  
今年一十七歲商尚書道我有四子論起年來兩為汝兄兩為汝  
弟他四人俱是春字排來一名春茂一名春芳一名春蒼一名春  
蔚我今取汝叫做春蔭何如柳春蔭聽了獸名與籍名相同便歡  
喜道春蔭最好以此柳春蔭改為商春蔭了商尚書道你既拜我  
為父可將寓中書籍移到這船中來春蔭道請問大人此來何事  
商尚書道我是奉召進京商春蔭道今孩兒還是隨大人進京還  
是寄居於此商尚書道你隨我北上固好但恐你新遭家難京中  
耳目多倘有是非便為不美莫若我叫人送你回家讀書過一二  
年事情冷了那時再接你進京未為遲也商春蔭道大人識見深  
遠可謂善於保全孩兒且回家讀書尤為美事但念孩兒萍梗之  
身為世所棄倘回家兩兄兩弟視孩兒孤寒不肯相容奈何商尚  
書道我雖進京有汝母在堂他為人慈善我寫信囑咐他自能為  
你作主我四子料不敢輕薄於你况他凶人我已請曹孝廉作先  
生在家教他我再寫字與曹先生托他看顧他四人自然不敢放  
肆那曹先生雖是舉人文才也只中中你看可從便從他也好如  
不可從便另請明師也可不必拘定春蔭應諾就起身回寓與劉  
思說知此事劉思歡喜忙將行李書籍收拾到船上來次日商尚  
書又討商春蔭的文章看見他才情敏捷不勝歡喜在湖上與他



共主了四五日，因進京欽限甚迫，不敢久留，只得懇懇切切寫了兩封書，一封與夫人，一封與曹先生，都是叫他看管春蔭之事。又分付一個老家人道：「你可拿這兩封信，送三相公回去，他雖是我認義之子，但他才學甚高，後來功名不小，我托你在家用心服侍，不可怠慢。倘家中四位相公有甚說話，你就稟知夫人。」與先生要他拘管，老家人領命，同春蔭拜辭尚書，回紹興家裡去。尚書方纔發牌進京，不題。且說春蔭同老家人來到商府，老家又將尚書二信送與夫人，并曹先生看了，夫人就叫四個兒子請春蔭進內廳相見。春蔭先拜了母親，又與二兄二弟同列對拜。拜畢，夫人分付家人收拾一間書房，與他宿歇。又取出許多衣服，叫他更換。春蔭只換了幾件素淡布衣，華麗色服一件也不穿，又去館中拜見曹先生。曹先生見他氣清骨秀，又見尚書信中托他看管，也十分用情，只是四個兄弟見父親信中分付不許欺負他，因心下暗想：「道他是流來之子，得與我們認做兄弟，既輕既重，論起情理，他該奉承我們，怎麼先戒我們，欺負他，終不成反讓他來欺負我們。」我今看他如何，倘有不遜之處，便湏漫漫弄他。四弟兄皆懷妬忌之心，不題。且說春蔭自到商家之後，以為栖身得地，又見有人服侍，遂打發劉恩回貴州去，打探家中消息。自己在商府安心讀書。曹先生初意料他必要拜我為師，不期過了許多時，商春蔭只是自讀，並不提起。曹先生想道：「他年紀尚幼，只道書就是這等讀，不知

講解做文尚有許多難處待我明日定一文會之期叫他來學做他若做不來就好叫他拜我為師了到了次日因對商春茂兄弟四人說道讀書不可怠惰做文要訂日期我今限定每逢二六日做又二篇我便好考較優劣商春茂道謹奉老師嚴命到了初二日大家都到大廳上來做文章原來商府的書館甚大商尚書請了三箇館學秀才做先生凡是商門子姓願讀書的都任他來讀這曹先生却是另請了教他四個兒子的這日曹先生到了廳上因說道今日是大會之期凡在館中者雖非我教亦該傳與他知有願做文者不妨來同做春茂忙叫書童去傳就有數十人願來同做曹先生道你三弟新來亦當通他知道春茂又叫書童說春茂便也走來大家分位而坐曹先生出了兩個題目眾子姓各拈毫構思曹先生只認商春茂未必會做時時偷眼看他誰知他題目到手畧想一想便提起筆一揮而就第一個交卷就是他曹先生展開一看真是言言錦繡字字珠璣心下暗驚道原來此子是個異才怪道商老先生這等殷勤相托我必須收他做個門生方妙又候了多時眾子弟次第交完卷子曹先生一一看完都是庸庸：庸：只得勉強批些勉勵之語獨喚商春茂到面前說道你資性儘高才情儘妙但學力有不到處尚欠精熟你須細講究異日自成利器切不可任自家才性而不虛心求益商春茂道是遂走下來曹先生又與眾子弟論文字方纔散去次日

曹先生料商春蔭定來拜他為師等了一日，却不見動靜。因又對商春茂道：「你三兄弟到是個讀書的，資質只可惜無人指點，可與她說，叫他也拜在我門下，我便好盡心與他講究。」春茂將此話與春蔭說，知春蔭道：「曹先生叫我拜他為師，固是美意，但不知他的學力文章可以作我之師否？」商春茂道：「他一個孝廉，難道做不得你一個童生之師？」商春蔭道：「文章一道，那里是如此論的？」大兄可將曹先生的文字借幾篇與兄弟看。果然有前輩風氣，我自自然從他看。春茂道：「這箇不難，他做的文字都在我處，我拿几篇與你看，你便知道了。」因取几篇來，遞與春蔭。春蔭細細看了一遍，因笑道：「曹先生這等文字，麻木不痛不癢，騙得一個舉人造化他。」

若要中進士，須要拜我為師，怎到叫我去拜他為師？」商春茂怒道：「三弟小小年紀，怎說這狂妄之語？他文字縱然不好，已發鄉科，你不過一個童生，如何叫他拜你為師？」春蔭道：「大兄不必怒，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今日與大兄說也徒然，又當自知。」商春茂道：「你既說他文字不好，你有本事，明指出他那裡不好來，我看莫要這等狂言無實，壞了我商府讀書體面。」商春蔭道：「要我指出，這有何難？因取筆將几篇文章細細批評。塗抹道：「此處庸腐，此處泛常，此處不該如此做，將篇橫一，又直一，豎都塗得花，綠，遞與春茂道：「大兄請細看，一看便知兄弟非妄言。」商春茂原不喜歡他，今又見他将先生文章批壞，又見說大話，愈加不悅。因拿了文章來

與曹先生看，又將他言語述了一遍。曹先生大怒道：「這厮敢如此無禮，若不看尊公面上，就該計較他。纔是自此之後，商春蔭見人才學平，也不來同做文章，只在書房中苦讀。春茂暗想他資性又高，文章又好，又肯苦讀，明日必中。我商家四個親子，不中，到讓他螟蛉之子中去，何以為顏？莫若將花酒誘他，一個窮困之人，自然要着迷，美計定了。便時，尋幾個清客，引誘他到花柳叢中去，頑耍爭奈他少年老成，見了婦人，采也不采。商春茂又想他少年血氣未定，那有不好色的？這是在人面前假老成，因又借看花名色，騙他到城外館中歇宿，却叫一個絕美的娼妓假做良家婦女，到夜靜更深悄悄來纏他。道：妾乃隣家之女，因窺見郎君俊秀，不能定情，故縶相從，不識郎君亦有意乎？」商春蔭見是一個美女，因推他道：「小娘子來差了，我商春蔭雖是一個人形，却是一段稿木，絕不知人間有情趣事，空勞枉駕，勿罪勿罪。」那妓女裝出許多妖態，笑說道：「妾貌雖不敢比西子王嬌，然亦有可觀。郎君為何出此不情之言也？」萬望郎君見納為幸。商春蔭道：「小娘子貌雖如花似玉，奈我商春蔭心如鉄石，何？」那妓女就推近身傍，當不得商春蔭毫不苟且，見女子只管苦纏，便來空避出房外去了。那妓女沒趣，只得空回。正是：

碧草自春色。

黃鸝空好音。

誰知美人意。

不動君子心。

商春茂見美人局，弄他不動心，下不快。兄弟春芳道：「大哥不必不

快我聞不愛色者定然愛財前日京中會了一千兩銀子在杭州  
母親叫我拿會票去取我如今推病不云你可攬撥母親叫他去  
取他是個窮人見了許多銀子自然動心若是拐了去便不敢再  
來明日父親見他無行却怪我們不得商春茂歛喜道這個妙因  
與母親說知果然商夫人聽信春芳有一病就叫春蔭拿會票去取  
這一千銀子春蔭奉母親之命接了會票帶兩個家人往杭州去  
過了三五日不見消息春茂春芳愈加歡喜到了第十日沒些影  
响春芳便來見母親問道前日是個的主意叫春蔭去取這宗  
銀子夫人道是你大哥說你身子懶叫我叫他去的你問怎的春  
芳道一千兩銀子也不少他又不是親兒子一個外人便托他去

倘有差池豈不可惜夫人道你三兄弟你父親既認義他為子  
必然看他有些好處難道為此千金小事便拐了去不要多言明  
日使他聞知傷了弟兄和氣春芳笑道母親不要發怒且看他來  
了發怒未遲正說不了只見商春蔭忽然回來將一千兩銀子一  
交與夫人商春芳看了大覺沒趣只得出來與春茂計較道  
如今說不得了了一不做二不休昨日聞得南庄瘟疫盛行庄中男  
婦不知死了多少家人沒一個敢去看大哥明日見母親可瞞  
起此情只說南庄租米久不交納可叫三弟去催他若去染了  
瘟疫縱不死也要害一場病春茂道說得有理到次日果然來見  
夫人說道南庄租糧久不來交納孩兒欲去催討又館中離身不

得微叫二弟春芳去。又怕他不的當，到是三弟春蔭做事老成，母親可叫他替孩兒去走遭，免得只管拖欠下。夫人聞言，遂叫春蔭去催討。春蔭不敢違拗，只得應諾而出。要帶兩個家人跟去。家們却知南庄瘟疫盛行，便你推我辭，沒一個首去。商晉茂恐怕了風，便坐名叫一個不知事的蠶家人跟去。春蔭毫不知覺，竟一隻船搖到南庄門口。天色已晚，上了岸，同蠶家人步行到庄。來只見庄門半開，並無一人。春蔭只得進去，到了庄內堂上，也不見一人。此時天已昏黑，又無燈火。春蔭驚訝道：「庄裡人都到那裡去了？」遂同蠶家人走到後堂來，叫喚叫了半晌，方見一個人慢慢走出來。蠶家人問道：「你們躲在內面做甚麼？」府內三相公來了，半晌怎不見一人？那管庄人說道：「我一庄人俱害時疫，七死八活，那有一個好的？」我正在昏沉之際，亏你們叫方纔扒得起來。春蔭道：「既是這等，你且不要走動，因叫蠶家人可自去點起燈來。蠶家人尋到灶前去點火，只見各房許多男女俱漸扒起來。蠶家人正沒處尋火，虧一個婦人取了火刀火石，遞與蠶家人，方敲出火來。點上燈，移到堂中來。商春蔭因問管庄人道：「你們怎樣害病？」管庄人道：「每日被疫鬼魔弄，連人事都不知道。」春蔭道：「你既不省人事，為何能扒起來？」管庄人道：「我正在昏沉之際，影影聽得那些鬼說道：『不好了，有大貴人來，我們存身不得了。』忽被你們叫喚，那些鬼一時踪跡全無。我所以得扒起來。這病都好了，他說大貴人想就

是三相公了，說罷只見許多男婦都已走到堂中來見三相公春  
蔭問他如何能起來，衆男婦都是一概說話，春蔭暗裏歡喜，庄內  
衆人一時病好，忙收拾夜飯請商春蔭喫，完飯就收拾內房請  
商春蔭安寢，到次日村以傳知此事，都來請春蔭去逐疫鬼，真是  
一貴能壓百邪，凡春蔭所到之處，那些疫鬼都散了，病人都好了，  
故這家來請，那家來請，恰似一個行賄的，即中好不熱鬧，按下不  
題，且說那老家人自奉商尚書之命，叫他看管三相公，故每日必  
到書房來看視，一遍這日到書房來，不見了三相公，忙問于人，方  
知到南庄去催租，他知南庄瘟疫之事，着了一驚，忙來稟夫人道，  
南庄瘟疫盛行，纏染之人十死八九，夫人為何叫三相公去催租？

商夫人也着驚道：「我那裡知道這是大相公，誤我，你可快去。」  
他回去，老家人隨即往南庄將到村口，早有又傳說村中疫鬼，  
得三相公驅逐散了，合村人家病都好了，如今要做戲酬謝他，老  
家人聞知，方纔放心，到了庄上，見春蔭果有驅鬼之事，知他後來  
定是大貴人，滿心歡喜，因說夫人請他回去之意，商春蔭聞知，租  
糧是因病未曾完納，就要回去，爭奈合村人感他驅鬼之德，要做  
戲請他死不肯放，只得先打發家人回覆夫人，自家又遲了三五  
日，方得回來，春茂與春芳聞知此事，驚訝不已，也不敢再來謀策，  
他過了年餘，忽紹興有一個鄉宦，姓孟名學，孔官拜春坊學士，因  
有病致仕回家，他有一位小姐，生得才貌俱全，孟學士要擇一個  
女婿。

佳婿配他一時難得忽想商家子姪最多定有佳者要自來一選  
又聞知他館中西席是曹先生與已又是鄉科同年因寫一書與  
曹先生達知此意約了日期只說來拜他便暗下一選曹先生得  
了此信便回書約了日期又暗傳與商家子姪知道凡是沒有娶  
親的都叫他打點齊整以待孟學士來選到了這日果然孟學士  
來拜曹先生接入獻茶畢遂攜手到名處書房去遊玩這學生們  
聞知此事俱華中美服打扮得齊齊整整或逞弄風流或賣弄波  
俏或裝文人面目或作富貴行藏孟學士看了皆不中意忽登樓  
下看只見隔牆小軒中一個少年手持一本書倚着一株松樹觀  
看孟學士與曹先生在樓上笑語多時那少年只是看書並不抬  
頭一會孟學士看的眼裡因指問曹先生道此少年是誰曹先生  
道此乃商老先生螟蛉之子狂士也不足與語孟學士道此子吾  
賞其沉靜年兄為何反曰狂士曹先生道遠觀則靜近觀則狂矣  
孟學士道我不信年兄同我去當面一決曹先生道既要見他不  
須自去我着人去喚他來因分付一個家人道你去對三相公說  
孟老爺在此請他來拜見家人領命轉到軒子樹下對春蔭道孟  
老爺在樓上曹相公叫請去會一會春蔭低頭看書就像不曾聽  
見的一獻竟不答應家人只得又說一遍春蔭方回說道我有事  
沒工夫你去回了罷家人道孟老爺在樓上看見的怎好回春蔭  
怒道叫你回就該去回了甚麼不好回家人道孟老爺官尊又是



老爺的好朋友三和公不去見，恐怕惹他見怪。春蔭一發大怒道：「他官尊，閱我甚事？我看書要緊，誰奈頓去見他？」言訖，就走進軒子去了。家人没法，入得來回覆道：「三和公不肯來。」曹先生笑道：「我原對老年翁說此子狂士也，不足與語。何如？」孟學士嘆道：「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年兄不必在世法着眼，不妨同我去一會。」曹先生只得同他下樓，轉到軒子來。二人走進軒中，商春蔭尚默然，著書不動。曹先生叫道：「孟老伯在此，可過來見禮。」春蔭方抬頭看見孟學士，丰度昂藏，是個先輩，因放下書，與他見禮。禮畢，分坐。孟學士嘆對曹先生道：「四書中名實亦有不相合者。」曹先生道：「怎見得不相合？」孟學士道：「我觀曾點舍瑟而對一段，是一個謙字。」

為何反稱他做狂士？曹先生一時答不來。商春蔭道：「見夫子不得不謙，過子路與童冠輩又不得不狂矣。豈一人有異賢，愚使然耳？」孟學士稱贊道：「名言，名言。」又談論半晌，孟學士起身辭出，悄與曹先生道：「此子乃吾佳婿也。乞年兄留意。」曹先生道：「老年翁還須斟酌，不可一時造次。」孟學士道：「第一眼已決，不必再商。」年兄須上緊為妙。」曹先生應諾。孟學士遂別回去。正是：

伯樂只一顧，已得千里駒。  
文天遇知己，肝胆自有真。

曹先生因孟學士再三囑咐，只得走到軒子來，對商春蔭說道：「你造化到了春蔭道，有甚麼造化？」曹先生道：「孟學士有一子金小如，要托我招你為婿，豈不是造化？」春蔭道：「男子漢，但患不能成名耳。」

何患無妻先生以為造化無乃見小乎曹先生道得妻不為造化得學士之女為妻豈非造化乎春蔭道學士亦人耳何足輕重且春蔭未當受室之年尚在困窮之際此事煩曹先生為晚生敬辭為感曹先生見他推辭既說道你既不願我怎好強你但孟學士明日或夾別人來說你莫要又應承了使他怪我春蔭道這斷然不敢曹先生遂出來寫一封書回覆孟學士書內說商春蔭不看他學士在眼裡不希罕他女兒為妻許多狂妄之言要觸孟學士之怒爭奈孟學士是箇真眼之人看了此書不以為寔必是曹先生與彼氣味有投故曹先生自家點綴這話回我因想了一回道我有道理明日設一酌邀他來自與他說方安因發牋請曹先生

與商春蔭一叙又寫字與曹先生說姻事不諧當聽之但我愛慕少年英俊欲與晤對終日乞年兄致之偕來為感曹先生沒奈何到臨期只得邀春蔭同來春蔭見推辭不得只得隨曹先生來到孟家孟學士接入十分歡喜相見過叙了寒溫方纔入席孟學士與商春蔭談今論古見春蔭言詞慷慨議論雄偉更加歡喜到換席時又同他到各處間步因携手與他說道商兄年少才高學生百分愛慕學生有一小女雖不敢自稱賢淑若論工容也畧備一二我學生最所鍾愛意欲結褵賢豪以托終身前煩曹年兄道意曹年兄回說商兄不願學生不知何故故今不惜抱慙自白商兄可否不妨面決春蔭道小姪天涯萍梗蒙老伯垂青不啻伯樂之

知晚生雖草木為心亦當知感但婚姻大事有老父在京非晚生所敢自主乞老伯諒之孟學士道若論娶而必告父母學生自當致之尊翁不消商兄慮得但商兄願與不願不妨一言春蔭沉吟半晌道一言何難但小姪苦衷寔有難于言者古云詩言志窈有小詩一首獻于老伯望老伯細察便可想小姪之苦衷矣孟學士道這個尤妙遂取文房四寶與他春蔭就題一律双手獻與孟學士孟學士展開一看只見上寫着

落天涯遊子魂

乾坤許大恨無門

九原蔓草方絀涕

百歲絲蘿何忍言

兒女風流花弄影

丈夫肝胆雪留痕

窮途若遂陽春願

穠李夭桃敢負恩

孟學士看了兩遍稱贊道商兄幽冤未伸不敢先父母而言親孝子也志士也愈令我學生起敬然而此詩不言之言不許之許我學生留付小女以為江舉之佩春蔭深深一躬道謝知己矣曹先生見二人說話不甚分明只微微而笑大家又來坐席飲了一會然後曹先生與商春蔭起身謝別而歸孟學士送二人去了遂進內室將商春蔭這首詩付與女兒道商春蔭雖非商家嫡派然少年有志異日自當顯達我將你誼嫁與他他因有宿恨在心不敢明明應承聊題詩見志已默默許下你可將此詩收好便可做他一縷紅絲之聘也孟小姐領父命便終身捧誦佩帶不題再說

商春蔭在商府過了兩年適置鄉試之期宗師發牌到紹興錄科  
凡是秀才都要去考科舉童生都到縣報名去考以求進學商春  
蔭不肯報名赴考商春茂道你既不報名赴考請書為其春蔭道  
考是要考但此時尚早春茂道四弟五弟也要去考你大似他反  
說是早春蔭道人各有志何必一緊拘定春茂微笑而去遂單報  
了春奮春蔚之名去考不月餘縣取送府府取送道道裡双双取  
進了會稽縣學到送學這日兩兄弟披紅掛綠鼓樂迎送來家親  
戚朋友都來稱賀十分熱鬧人都咲商春蔭沒志氣不思進步過  
了儿口商春茂商春芳俱有科舉忽有一箇朋友來拜他弟兄說  
起他能懸筆請仙春茂兄弟就要求他請仙問問功名那朋友說

道須得一潔淨之處方好請仙降壇春茂道兩邊佛堂甚是潔淨  
遂同那朋友到佛堂來只見佛堂上面一碗琉璃供養許多佛像  
那朋友叫備香灼黃紙筆硯又取一根細繩將一枝大判筆繫了  
倒懸於桌上將一張黃紙鋪在棹上與懸筆相湊一面書符結起  
壇來眾人聽見懸筆請仙都走來看凡有科舉的都拜禱求判那  
朋友正書符念呪忽大仙降壇大風大雨懸筆自動那朋友拜祝  
道蒙大仙降壇求大仙留名那懸筆忽寫出七個字道我非仙也  
乃神也那朋友道既係尊神亦求留名懸筆又寫兩字道雷公衆  
人看見都咲起來懸筆又寫道諸生不必咲吾雖非文人今有一  
對與諸生對對得來者功名有分商春茂道尊神有對乞求賜教

懸筆就寫出一句道

硫磺底下數枝香。衆星捧月

商春茂與衆人看了，細想道：此乃看見硫磺，并爐中線香觸景之句。大家思索半晌，再對不來。春茂又拜祝道：弟子輩此時意在功名，無心作對，再求尊神明示功名有無。那懸筆又寫出兩行字道：蕭蕭風颯颯，雨諸子請我問利舉。一對尚然不能對功名之事可知矣。

下面又寫一行道：此對諸生不能對，能對人外面來矣。吾神要過江行雨，不能留于此矣。忽霹靂一聲，懸筆使不動矣。衆人驚訝不已。忽商春茂聽得請仙也走來者，及到佛堂，仙已退矣。春茂看見

他來正合着雷公說對對人外面來矣。因將雷公之對與他看道：三弟能對否？春蔭道：對此易耳。遂提筆對一句道：

明鏡中間一口氣，尺霧障天。

大家看了，又工又確，同聲稱贊。那朋友道：雷神寫着對得來，功名有分，三兄高發，不必言矣。春蔭道：小弟不預考事，從何而發？那朋友道：不在今日，定在異日。神聖豈有妄言？春蔭也付之一笑。春茂愈加嫉妬這一科，果然商家子姪並不中一人，却說商尚書在京中到了秋試，料四子必不能中，只有春蔭能中。及見試錄，却也無名。心下疑惑，過了些時，家中人到問起三相公怎麼也不中，家人道：三相公連童生未曾出來考鄉試，如何得中？商尚書聽了，暗想

他不出赴考，必然有故。想是家中有甚詔說，我原許一二年接他。進京今已二年，料來也無礙。因寫信叫一個家人去接。三相公進京，家人領命到家，將信送上。夫人夫人看知來意，就叫春蔭說道：你父親有信着人接你進京，你意何如？春蔭道：父親嚴命，安敢有違。夫人道：既如此，可收拾行李，擇日起身。春蔭遂擇了吉日拜別夫人，并四兄弟同家人起身到了京中，拜見商尚書。尚書見他來到，十分歡喜，就問前日鄉試我日日望你登科，你為何不考？春蔭道：孩兒苦衷，原不敢洩漏。大人前又不敢隱諱。孩兒父母遭變，不能成服，然心喪三年，尚未滿足。焉敢匿喪赴考，以欺父母，并欺朝廷乎？故寧日非笑，以負大人之望。商尚書聽了，嘆賞道：賢者之所

為衆人固不識也。你真孝子忠臣，可愛可敬。還有事問你：前日鄉試，學士有書來說，他有一女要配與你，此乃美事。你為何不允？春蔭道：孩兒原是不允，但婚姻之事，禮應大人作主。孩兒焉敢自專？况親喪未滿，何心及此？尚書道：你事事依禮，誠君子也。我當寫書復之。應允了他，也不負他一段美意。春蔭道：孩兒心喪，再三月滿矣。求大人少緩三月，復他未為遲也。尚書道：汝言是也。因收拾一間書房，與他讀書。時光易過，又過三年。此時商春蔭是二十二歲。又是鄉試之期，商尚書就替他援例，此監入場赴考。那商春蔭學力養到，及發榜時，高高中了第二名經魁。商尚書大喜，報到紹興家。裡商夫人也十分歡喜。只有曹先生與商春蔭弟兄不快。過了

幾日曹先生收拾進京會試到了京中就寓在商尚書府中雖不  
喜商春蔭但他中了只得改做滿面春風到了會試二人一同入  
場誰知商春蔭又中了第三名曹先生依舊孫山之外商尚書無  
限歡喜到了殿試商春蔭又是二甲第一選入翰林十分榮耀曹  
先生甚是沒趣心下許多不服遂到場中討出落卷來看見上面  
塗抹的批語與商春蔭在家看的一厭心下方有面分軟了就辭  
商尚書回到家中將商春蔭批抹他的文字細細一看始覺有理  
再將春蔭中舉中進士的文章一看真是理明學正詞采焜然不  
覺虛心嘆服道才學豈可論年因此在家苦讀不題却說商春蔭  
既入了翰林就要與父親復仇因見對頭勢尚熾嚴只得忍耐商

尚書因自家年老已告致仕回家也要他告假同回就孟學士之  
親商春蔭不肯道大仇未報安忍言此商尚書只得聽他就先回  
去過了三年又是會試商春蔭例應分房曹先生依舊到京會試  
商春蔭因分房避嫌不來相見到揭榜之時曹先生也中了一名  
進士心下歡喜細查房師恰在商春蔭房裡只得先來謁見商春  
蔭見中了他也自歡喜曹先生置椅於上請拜見老師春蔭辭道  
我學生雖不曾執經問業然先生於家兄舍弟有西席之尊却與  
他人不同怎好如此曹先生道門生今日親辱門牆名分具在安  
可紊亂且門生寔不瞞老師說門生前科下第回家因將老師向  
日塗抹門生之文細心改悔今日方得遭際則老師於門生不獨

為一時榮遇之恩師寔耳提而命之業師也敢不執弟子之禮春  
蔭道不意賢契如此虚心殊為可敬因照常以師生禮相見又虧  
了商春蔭之力將曹先生殿在二甲就選了行人曹先生甚是感  
激春蔭因收了許多門生脚跟立定因將父親受害之由與奸臣  
誣謗之事辨了一本就求改姓歸宗喜得天子聖明將他父親追  
復原官欽賜祭葬藉沒家產着府縣給還誣謗奸臣盡皆問罪商  
春蔭准復姓歸宗命下商春蔭仍改做柳春蔭喜不自勝又上一  
本請給假還鄉塋葬聖旨准了曹先生與眾門生都來賀喜柳春  
蔭辭謝去了猶留曹先生問道前日孟學士老伯所許的姻事我  
一向因父仇未報雖不敢應承然私心已許諾矣此賢契所知但

不知孟老伯近作何狀賢契定知其詳曹先生慘然道孟老伯  
尚不知孟年兄已作古年餘了柳春蔭聽了大驚不覺淚下道蒼  
天蒼天何奪之速我柳春蔭又失一知己矣因又問道他令愛如  
今何如曹先生道孟年兄在日貴家求娶日盈于門孟年兄一味  
苦拒不期孟年兄死後他令愛純孝日夜痛哭竟双目喪明又兼  
幼子總三兩歲門庭冷落昔日求親者今過門不問矣故他令愛  
猶然未嫁柳春蔭聽了歡喜道既是他令愛未嫁此事須煩賢契  
給一假為我先歸告知老父申明前約以全孟老伯向日一段高  
誼曹先生道老師台命門生焉敢辭勞但夫婦為入倫所重宗祀  
大關今孟小姐双目既瞽已成廢人恐不堪為玉堂金馬之配老



師還須上裁柳春蔭道孟老伯識我于困窮之日何等心眼他令  
愛若非有待于我此時已為人婦久矣豈至喪明無偶况孟小姐  
雖瞽于目未瞽于心有何害也賢契須為我周全我決不做負心  
之輩曹先生見柳春蔭意決不敢再言只得應道老師高義真古  
人不及也門生明日即討差南還為老師執柯柳春蔭道如此甚  
感曹先生辭出就討了一差先回紹興將此事報知商尚書商尚  
書道孟小姐喪明久矣曹先生就該與三小尖說知別作權變曹  
先生道門晚生已經再三攔阻但老師執意不從商尚書嘆道  
吾見立身修己真不愧古人吾輩不及也曹先生既受其

孟宅

一言曹先生應諾遂到孟宅來原來孟學士大夫人

有一妾生一個三歲公子並無弟兄子姪自從學士死後家產盡  
皆孟小姐掌管喜得小姐治家嚴肅大家人俱在廳外聽命雖三  
尺小童無敢入內有甚說話止憑一個老家人媳婦傳說這日曹  
先生來到對家人說道你家老爺在日曾將你家小姐面許與商  
老爺第三公子為配一向因三公子未曾發科又你家老爺變故  
改耽閣起了今三公子已登第為翰林侍講欽賜還鄉他今不忘  
舊好特央我來與你家小姐作代商太老爺擇日要來行聘你可  
稟知你家小姐好臨期豫備家人聞言走入後廳稟知小姐復出  
來說道家小姐說先老爺在日這段姻事雖是有的但先老爺棄  
世今非昔比况家小姐又致有疾病這段姻親恐不相宜還求回

覆為上曹先生道此事乃商三老爺感你老爺昔日高誼不忍負  
心之舉就是你家小姐新遭尊恙他已知道情願尋舊日之好意  
在取倫重義有甚麼不宜家人又說道既是商三老爺如此重義  
家小姐怎敢負盟俾還有一說先老爺歿後止存小主一人今  
纔三歲雖是小主母所生寔賴小姐撫養若出嫁與人則小主無  
人看管倘有疏虞便絕了孟氏一脉故此不敢應承曹先生道這  
話有理我回去與商太老爺商量再來回覆言訖就回來見商尚  
書說知此事商尚書道這也慮得是除非就親方為兩便曹先生  
道就親最為有理因再覆孟小姐孟小姐只得應承商尚書遂擇  
聘來紹興城中聞知此事皆嘆商尚書是個老款子一個

少年翰林怕沒有標致小姐為親却去定一個死學士的瞎小姐  
為妻總是過繼的兒子不若自養的親切故娶瞎小姐與他再過  
幾日柳春蔭早已到家先拜謝了商尚書夫婦收養之恩又拜請  
了復姓之罪然後與春茂弟兄拜見春茂雖舊時與他做對頭今  
見他官居翰苑只得變轉面孔十分趨奉商尚書對柳春蔭說道  
孟家這頭親事雖是你不忍負心一段義舉但孟小姐前日說兄  
弟小無人看管不欲嫁出門我恐他必是為双目不見到人家有  
許了不便故此推托我想娶了瞽目之婦進門未免惹人恥笑乘  
勢許他着你去就親他方纔允了柳春蔭道就親固好但孩兒為  
本生父母復姓已負大人收養之恩矣今大人父母在堂孩兒又

因藏婦之拙就親他人之室不更重為得罪乎况婦人從夫當論賢愚豈在好醜孟學士存日與孩兒已有盟言今日孩兒只知娶孟學士之女不知其瞽也任人恥笑孩兒自安之孟小姐若慮兄弟幼小滿月之後聽憑回家料理可也商尚書見語有理就叫曹先生將這話到孟衙來說孟小姐知是柳春蔭之意便也允了商尚書就擇了吉日做親到了吉期商府親戚滿堂都要看這瞎女兒怎生拜堂不多時鼓樂喧闐柳春蔭身穿翰林大紅袍服騎馬親迎回到了廳上燈灼輝煌商尚書與夫人並立在廳上眾伴娘總扶着孟小姐拜堂拜堂畢伴娘揭起方巾一番只見

芙蓉嬌面柳双蛾

鬢上烏雲盤一窩

更有奪人魂魄處

日涵秋水欲橫波

商尚書商夫人與眾親戚一齊看見他花容月貌一双俊眼似兩點寒星百分波俏眾人俱大驚大喜暗說新人這等一双好眼怎傳說是個瞽目俱踴躍稱快不多時送入洞房二人對飲合卺之卮柳春蔭原打帳娶一個瞽女到此忽然變做個一双俏眼美人怎不歡喜因問道夫人双睛無恙為何人皆傳說夫人哭父損明孟小姐微應道妾日原未嘗損只因先父在日與良人有盟命妾靜候閨中後以強娶者多以先父之力尚能辭拒今先父見背兄弟甚幼妾一孤女如何撐答靜處以思恐為有力者所算因假稱喪明這些世情豪貴果不來問故妾得以靜處閨中以俟君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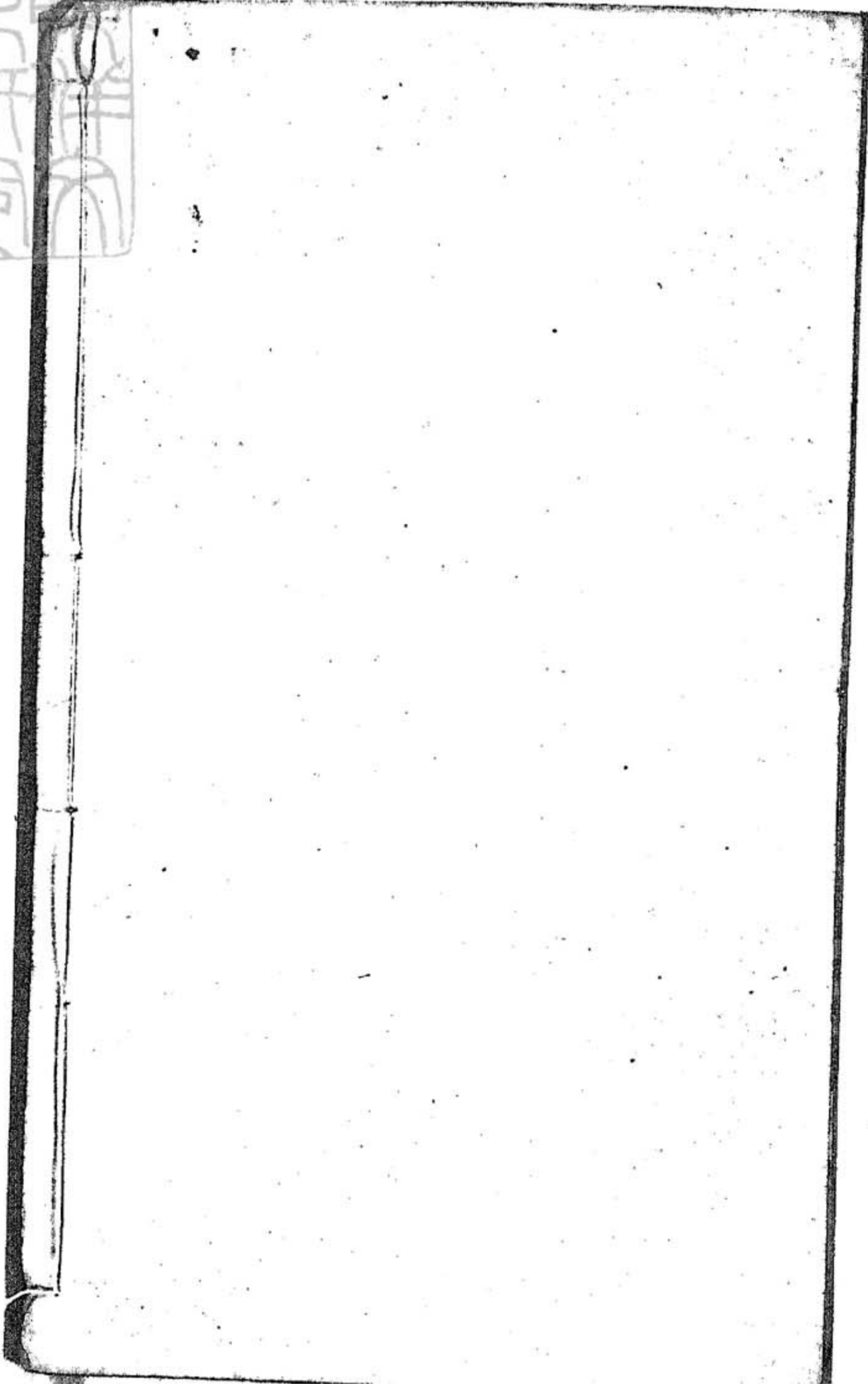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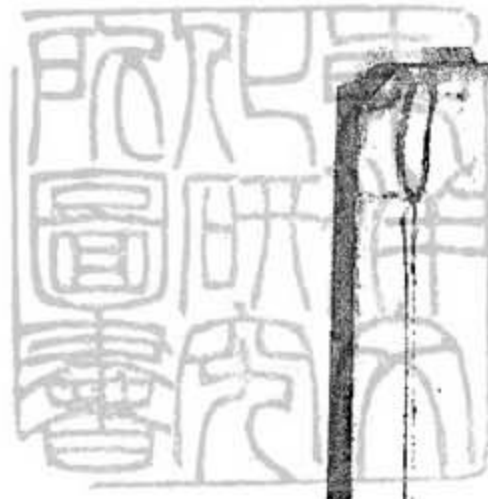
之命柳春蔭聽了稱贊道夫人不動聲色能消強暴之求可謂明  
哲保身矣但還有一說我在京時許多親友皆以夫人瞽目阻子  
踐盟幸我感泰山之恩不敢有負設或渝盟夫人又將奈何孟小  
姐道先父選婿數年而獨屬意良人蓋深知良人君子也豈有君  
子而以盛衰好醜背盟者乎若良人背盟是世冷之人也妾雖遭  
棄獨處終身不猶愈于與世俗之人為偶乎柳春蔭大喜道孟先  
稱千古之賢未聞有此高論我非梁鴻而得馮夫人真大幸也孟  
小姐道良人知妾瞽目而不棄這段高義當在古人之上不獨使  
妾甘心巾擲即先父九原亦含笑矣二人說得投机彼此相敬是  
夜同入鴛幃百分得意到了次日柳春蔭就将孟小姐假說喪明

之由對商尚書并眾人說了大家鼓掌稱奇贊嘆不已不數日合  
郡皆知稱頌柳春蔭有情有義孟小姐明哲保身柳春蔭成親月  
餘因奉旨歸葬不敢久停將孟小姐送回孟衙照管幼弟自家拜  
別商尚書回貴州營葬此時朝廷旨意久到貴州柳府產業皆清  
理交還劉息先前到家已暗了將先老爺并夫人與至親骸骨俱  
已收斂春蔭一到家滿城官員皆來迎賀春蔭重新掛孝開弔將  
父母安葬事畢分付劉息掌管產業遂進京復命後在紹興住家  
直待商尚書謝世服過三年喪扶持孟小姐兄弟登了科甲方與  
孟夫人回貴州生了二子俱繼書香自家官至尚書扶持劉息一  
子中舉人諺云不是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詩曰

世間寬苦是誰深。  
勸我解眉偏有淚。  
惡言似毒須當受。  
却喜功成仇盡報。

痛殺天涯孤子心。  
向人開口卻無音。  
美色如花不敢侵。  
芳名留得到而今。





不 許 複 製

NOT TO BE REPRODUCED

東京大学東洋文化研究所